

牟宗三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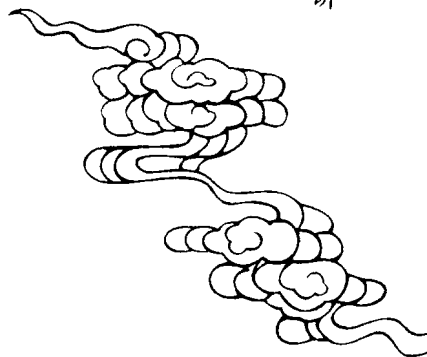
牟宗文

主编 吴兴文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由学生书局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24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 牟宗三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1
(牟宗三文集 / 吴兴文主编)
ISBN 978-7-5463-1396-2

I. ①中… II. ①牟… III. ①哲学史 - 研究 - 中国②哲学史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①B2②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5825号

书 名：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著 者：牟宗三
出 品 人：周殿富
策 划：国文创意
责任编辑：周海莉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13.625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1396-2
定 价：2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说明

牟宗三先生(1909—1995),被认为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师承于熊十力先生,熊先生称之为北大哲学系“唯一可造之人”。牟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并肩而立,号称熊氏的三大弟子。

牟宗三先生终生勤勉治学,致力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和更新,为正在消逝的中国文化传承血脉之存亡续绝而奔走呼号。清季民初以来的人文复兴课题,使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处于困扰和焦虑状态,主流对于目迷五色的现代物质文明的追慕,催促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图腾崇拜时代,传统的中国文化被看做过时和不时髦的而被“打扫”,新儒家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延至当下,或者稍早些,中国突然发觉自己面对的是传统的破碎败坏和“洋泾浜”式的现代化,人文复兴走向了误区,诉诸和回归传统再次成为一个轮回的主话题。于是,中国知识界“发现”了新儒家,也“发现”新儒家思考的价值。国内出版界也开始陆续出版牟宗三的作品,并一度形成了“牟宗三热”。

有趣的是,国人的研究领域也如同时尚界,凡思想成为某种时髦的时候,也是它即将过时的时候。这造成了我们对大部分的有价值的思考略知皮毛而已。想牟宗三先生也难免此一规律,且因为种种原因,牟宗三作品的出版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当然也不完整。基于这些考量,吉林出版集团计划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牟宗三文集》。在此过程中,幸而获得台湾“学生书局”等出版界同人的支持,促使此一计划得以成行。

这套《牟宗三文集》我们遴选了牟宗三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中国哲学的特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国哲学十九讲》《佛性与般若》《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名家与荀子》《历史哲学》《才性与玄

理》《圆善论》《现象与物自身》《人文讲习录》《政道与治道》《中西哲学会通之十四讲》，共计十三种，其中《圆善论》等五部作品为中国大陆首次出版。

出于对牟宗三先生作品的尊重，我们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由于牟宗三先生的政治观点与我们有一定差异，所以我们并不赞成牟宗三先生在某些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判断方面的表述，尽管如此，凡属学术讨论范畴领域的内容，我们除了个别修改外，尽量均予以保留，以不伤害作品完整性为第一原则。希望读者在阅读中能够采取拿来主义观点，借鉴吸收其有益的建设性的部分。

编者

导 言

近二三十年来,两岸的人文学者在交流切磋的学术活动中,秉持存异求同的态度,逐渐取得多方面的共识,正可作为今后的“异地同心,分工合作”的基础。

我一直认为,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与讲论,最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也最能畅发儒家义理的旨趣和时代使命。《牟宗三先生全集》已在他逝世八周年时,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共计三十二册,另有总序与详目合成的附册,以为导引和查考。由于全集各册不能零售,而多数读者又无力购买全集。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有鉴于此,乃与台北“学生书局”接洽,辑印一套简体字的《牟宗三文集》,计汇集原由“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先生重要著作十三种。其中通论中国哲学的特质、内蕴与前景者,皆详确而精当;而探索中西哲学会通之道路者,尤其明通而条达。好学之士循而读之,必可日起有功,大有进益。

依笔者的体认,牟先生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可以从五方面加以说明。

(一)表述心性义理——使儒道佛三教的智能系统,焕然复明于世

如:《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便是分别讲论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教、宋明理学的专著。经过深透的疏导解析,再上通于先秦儒道二家的原始典型,则中国哲学的系统骨干、义理纲脉及其思想演进发展之关节,便朗然而明白了。

(二)发挥外王新义——解答中国文化中的政道与事功的问题

如:《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本书,便可代表牟先生的新外王学。传统的仁政王道、民本民贵,何以未能开出民主政体?经典中的“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教训,又何以

不出来科学知识？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世纪困惑，从来没有人能提供通盘的解答。而牟先生则作了彻底的大反省，他提出的“三统并建”，即（1）民族文化生命立本的问题（道统的光大）；（2）建立民主体制的问题（政统的继续，开出政道）；（3）发展科学知识的问题（学统的开出，所谓良知自我之坎陷，即是对此而发）。牟先生提供的是新外王实践的方向和途径而分门别类的具体工作，则是士人与公民都必须担负的共同责任。

（三）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

如：《中国哲学十九讲》，书中所讲，不是一时的兴会，也不是偶发的议论，而是切关中国哲学之系统纲格与义理宗趣之综述。书中厘清的问题，对中国哲学之发展具有重大的启发性。牟先生能完成这样通盘兼顾的哲学大工程，不只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上的大事，从一个哲学家继往开来的意义上看，也是古今罕见的。而相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源流系别、开合发展，与重智一系之分疏等等之问题，在他书中也做了深广详审的探讨。（笔者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便主要是依循牟先生开显的纲脉而写成。）

（四）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

本文集虽未编入牟先生对康德三大批判的中译本，却采编了牟先生消化康德与融摄康德的专著，如《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牟先生对康德三大批判的译注工作，持续十年之久。他随时比对，随时查核，几乎每字每句皆细加考虑，一定要达于表意而且能站得住而后。他译注康德书所表现的精诚审识，实已重现了晋唐高僧翻译佛经的风范。他不但译，还作注，有时一条注文便长达两三千言。译注之外，他还另撰专著，来消化融摄康德。这样的学术精诚，也是古今中外鲜见其比的。

（五）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如：《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是一部通盘考虑中西哲学会通的书。如所周知，中国儒道佛三教都讲生命的学问，和西方知性文化中的知识之学有所不同。中西哲学对“感触界”（现象界）与“智思界”（本体界）之或重或轻，或消极或积极，正是中西哲学会通的关系。

键所在。牟先生借取佛教“一心开二门”(真如门相当于康德之智思界,生灭门相当于康德之感触界),而指出中西哲学皆是开二门。但二门孰重孰轻,或是否已充分开出来,则彼此有所不同。顺此而涉及的中西哲学之种种问题,牟先生都已作了层层之比对和深入之疏解。

除了上述五点,而尤为可贵的是牟先生的学术生命,一直在运转,一直在深入,一直在开扩。一般学者的学问,在四十、五十岁以后,通常只有“量”的增加,很少再有“质”的升进。而牟先生的一生,可说年年在进步、时时开新机,他所开显的思想家的型范,是极为罕见的。

总之一句话,牟先生的著作,无论深度、广度、高度、纯度,都是第一等的。读者细心循读,必可有得。愿与天下有志者共勉之。

东海大学荣誉教授蔡仁厚谨述

己丑(2009)十二月于台中市椰风北轩

牟宗三小传

牟宗三先生，字离中，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一个多山的小县。他自幼聪颖，喜读书，生长在四季气候分明、环山一块平原里的村庄。1927年，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直升哲学系。1932年遇见熊十力先生，为其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从此开启了人生之慧命。这慧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

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正逢“五四运动”后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清客学风，同时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那浮浅的孤离的政治意识、民主共和意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孙中山先生和那时所具备的意识。他研读《朱子语类》因而引发了直觉的解悟，顺此兴会注意了当时流行于国内的西方学说；包括柏格森的创化论、杜里舒的生机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罗素哲学、数理逻辑和新实在论等。课余进修的重点，则在于《易经》和怀悌海哲学研究。从怀悌海哲学中引发了对宇宙论的兴趣，从美之欣趣，想象式的直觉解悟，转入为何如何之“架构的思辨”；也要从外在化提升起来而向内转以正视生命。更由于广读易书，由此而认知中国除了历圣相承的“仁教”之外，另有一个“智学”的传统。

1934年，牟先生自北京大学毕业，先后执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自30岁至40岁间，由于致力于逻辑数学的解析，而写成《认识心之批判》，将西方近代学术的两大骨干——罗素的《数学原理》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融和调适，扭转罗素的歧出，照察康德的不足。同时自熊十力身上体认：吾华族有最独特最根源之慧命，不于此而讨安身立命，立定宗教，以自肯其大信，反而割截其根而从摩西耶和犹太民族之历史，以数人家珍，是自卑自贱而甘于为国际游魂随风而飘荡也。牟先生自认，唐君毅先生是他一生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

一位朋友,他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

1949年,牟宗三先生渡海至台湾,任教于台湾师大与东海大学。主授逻辑、中国哲学及人文课程。在台期间,本于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时代学术的沉痛感受,乃发愤从根本处疏导中华文化生命的本性,进而谋求民族生命的远大前途。这段沉潜反省期间写成《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本著作,三书共同的目的,即本于中国的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事功的问题。尤其在政治方面,更笃信在治道之外,再开辟出政道,才足以完成近代意义的民主建国理想。

1960年,离台赴香港大学讲学,后由港大转任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主任。前后教授过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南北朝隋唐佛学以及康德哲学、知识论等课程。1974年退休,转往新亚研究所授课。

自50岁后,始终本于强烈的文化意识与学术意识,致力于儒、释、道三家义理的疏解。如以《才性与玄理》表述魏晋玄学,以《佛性与般若》表述隋唐佛教,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戡山》表述宋明理学,即阐释自魏晋起中国学术的脉络发展,以及儒、释、道三教的义理系统。除了旧学的邃密加深外,亦兼顾到新知的涵养与开发,以期能光大中国哲学的传统,开创民族文化的生机。同时译注康德的《纯粹理性之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以资对照,并撰写《现象与物自身》以及《圆善论》,此乃对于康德前两批判之消化,以立基于中国哲学的传统,谋求与康德哲学会合,更借以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以弥补康德哲学的不足。

最后,谨以牟先生自己的话作为结语:

学术生命之畅通,象征文化生命之顺适;
文化生命之顺适,象征民族生命之健旺;
民族生命之健旺,象征民族磨难之化解。

附识:本文参考牟宗三《五十自述》,与唐君毅等《生命的奋进——四大学问家的青少年时代》。

吴文兴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北京

序

此讲辞是十年前在台大继《中国哲学十九讲》后而续讲者。《十九讲》早已出版,而此讲辞则因当时诸研究生俱已出国深造,无人由录音带笔录为文,遂成蹉跎。后由林清臣同学独自担任笔录,联贯整理,共十四讲,先发表于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后复转载于《鹅湖》杂志。

清臣是台大老同学。原读化工系,后学医,专精脑神经科,现在日本研究老人科。彼一生副习哲学,从未间断。三十年前,吾之《认识心之批判》由友联出版时,唯清臣读之甚精。后凡吾在台大、师大所讲者,彼率皆由录音听习。彼之笔录此十四讲并非易事。平素若不熟练于西方哲学之思路与辞语,则甚难着笔从事。故其录成文字,功莫大焉。盖吾课堂之讲说并无底稿。若不录成篇章,则纵有录音,亦终将如清风之过耳,一瞬即逝,无由得以留传人间,广布社会,此岂非大为可惜之事乎?

又彼笔录之时,每成一讲,必由其夫人正楷誊写寄吾改正,改正后,复由其夫人再誊清一遍,然后始交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发表。如此慎重将事,当今之世,何可多得!值兹付印之时,略发数语以识其贤伉俪好学之真诚。时在一九九〇年三月也。

牟宗三 序于九龙

001	小序	
001	第一讲	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哲学真理之普遍性与特殊性
011	第二讲	中国哲学底传统：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哲学所关心的其重点在“自然”
027	第三讲	西方哲学底传统：柏拉图传统，莱布尼兹—罗素传统以及康德传统：从莱布尼兹—罗素传统说起——莱布尼兹思想之下委与上提
039	第四讲	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此对反于“经验的观念论”与“超越的实在论”；由经验的实在论融摄知识范围内一切实在论的思想，由超越的观念论融摄一切关于智思界者的思想
057	第五讲	康德的“经验意义的二元论”与罗素的“中立一元论”；超越意义的二元论不能成立
071	第六讲	经验的实在论开感触界，超越的观念论开智思界：中西哲学对此两界之或轻或重，或消极或积极
081	第七讲	一心开二门：中国哲学对于智思界是积极的，对于感触界是消极的（就成立知识言），西方哲学则反是
097	第八讲	只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所开的两界可以与中国哲学会通：进一步讲经验的实在论如何使主观的表象涉及对象而可以客观化
109	第九讲	使主观表象客观化的是发自知性主体之形式，犹若“立于礼”

- 121 第十讲 未决定的对象与决定了的对象
- 135 第十一讲 范畴之发现:知性之逻辑的性格与
存有论的性格
- 149 第十二讲 范畴之形而上的推证与超越的推证
- 165 第十三讲 “知性为自然立法”之意义:此是否主观主义?
- 185 第十四讲 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感触直觉与
智的直觉之对比以及直觉的知性与辨解的
知性之对比:中国哲学肯定人可以有智的
直觉

1

第一讲

**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
哲学真理之普遍性与特
殊性**

我的讲题是“中西哲学会通的分际与限度”，这是个大题目，在此只能长话短说，把大题目做简单地叙述。讲这个题目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要通学术性，一方面要通时代性，要关联着时代。

中西哲学之会通是核心地讲，由此核心扩大而言也可说是中西文化之会通。文化之范围太大，可以从各角度、各方面来看，但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当该是哲学。哲学可以做庞大的文化这一个综合体的中心领导观念。故欲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开始时可以散开地由各方面来看，从各方面向内凑，如从文学、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凑到核心，还是个哲学问题，这一种讲法可以说是归纳的讲法。哲学地言之，也可说是一种现象学的讲法，即由文化各方面做现象学之分析与描述。但我们现在不采取这种讲法，而直接地由核心讲，故就落在哲学上。

哲学从关联着文化来讲，哲学就是指导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或智慧，也即指导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假若内在于哲学专就哲学本身而言，哲学有很多种定义，我们现在不谈。关联着文化讲，哲学就是文化发展的指导方向。这一个原则，无论应用到中国，西方与印度，同样适用而有效。

中国文化由尧舜起经夏商周而一直发展到现在，为什么是这个形态呢？西方文化由希腊、罗马经过中世纪而到近代文明，为什么是那个形态呢？印度文化为什么又是这样呢？各文化形态之所以如此这般，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哲学的观念在领导着，总而言之，人类世界之各文化系统皆是如此。

前面讲过，讲“中西哲学的会通”一方面要通时代性，一方面要通学术性。通学术性就要了解中国哲学及其传统，西方哲学及其传统，而中西哲学能不能会通，会通的根据在哪里？会通的限度在哪里？这就是所谓的通学术性。

首先有一个看法,哲学是普遍的,所以哲学只有一个,没有所谓中国哲学,也没有所谓西方哲学。因为凡是哲学讲的都是普遍性的真理。哲学中所讲的道理或其中的概念,都有普遍性,哲学中的真理都是普遍的真理。

既然那些概念都有普遍性,都是普遍的真理,哪有所谓的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呢?这样就只有一个普遍的哲学。

笼统地说,只有普遍的真理,因只要是真理就有普遍性,如科学一样,无所谓中国的科学或西方的科学,就只有一个科学。而且科学是无国界,无颜色的,这对科学的真理来讲是最显明的。但我们不能把哲学完全视同科学,否则就只有一个哲学,正如没有两个科学一样。

我们讲文化问题、哲学问题,这也都是在追求普遍的真理,哲学中所使用的概念当然有普遍性,但哲学中所追求的真理是否完全与科学一样,这就值得检讨研究。若只以科学为标准,如逻辑实证论者的主张那就只有科学一种真理。至于哲学,就没有中国的哲学,西方的哲学。依照他们的说法就只有中国式的民族情感,西方式的民族情感,不能说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但这种态度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一定要承认在科学真理以外必有其他性质不同的真理。这种真理与科学性的真理不一样,而且也不能说只是民族情感,在此就可以讲中西哲学,而且有差异与不同。

此不同如何去了解呢?有一种主张与上面的看法正好相反,主张无所谓普遍的哲学,就是没有 philosophy as such,也即只有个别的,如各个不同民族的,国家的或个人的哲学,而无所谓的 universal philosophy。这说起来似乎也有道理。

第一个态度是就哲学的普遍性而言,只有一个哲学,而第二个态度是就哲学的特殊性而言,就特殊性言,就无普遍的哲学,这是两个极端相反而相冲突的观念。我们认为第一个态度固然不对,但第二个态度也同样不对,两者均同样不正确。此相当于康德的二律背反。普遍性自是有的,但不是只有普遍性;特殊性亦是有的,也不是只有特殊性。如中国哲学由尧舜夏商周开始,模糊地能发出一些